



833518

容城忠愍楊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壽韓苑翁師尊兼申候私十六韻

見公壽錄 才崇正所藏

扇頭

佳氣氤氳擁井躔秦分晚樹覆晴烟共占耆壽開昌  
 運知有幽人臥澗泉唱第五雲勳業舊乞歸四疏海  
 隅傳江湖廊廟均憂樂台閣山林俱斡旋匡策未收  
 封事淚閉門應著圖書篇蒼生尙繫稚圭望白髮時  
 疑商洛仙今古誰能闡禮樂迂疎欲共棲丘園夢思  
 每度霸橋月頌祝疑趨鳩杖筵人倚西樓山斗迥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藥丹還長生不獨乾坤  
 久平格能延造化權霞氣遠觴稱白下泰華秋色落  
 樽前春風桃李慚時雨霜夜梧桐泣杜鵑寂寂有懷  
 同涇水粲粲遺迹但江天遙歌樂只迎多福毗我皇  
 家億萬年

節母貞女詩 有序

節母楊侍御匪石夫人祖母貞女其祖姑也

世之論者皆以天下國家之責屬諸君子之

身婦女若無所與焉者及觀斯傳然後知責

之在君子者雖婦女亦足以盡之故張母之  
不忍忘其夫而守節終身張女之不忍棄其  
嫂而相從不嫁以至於死凡以各盡其心焉  
耳然而邦之風化世之氣運時之禎祥恆必  
因之則其所係也不亦大乎謂之無與於天  
下國家不可也夫姑感嫂節而貞志以決嫂  
爲姑貞而節之守也益固相觀而善夫固如  
此苟事君者能如母之不忘其夫則天下皆  
忠臣矣與人者能如姑之不棄其嫂則天下  
皆義士矣忠臣義士遍於天下太和將在宇  
宙間矣則其所係也不爲尤大乎此又係於  
觀感者何如耳誠願與君子共勉焉噫世之  
號爲大丈夫者顧豈可自喪其志自虧其節  
反婦女之不若也乎哉謹成小律聊以表厥  
行而樹之風聲若夫書之以詔後世則猶有

太史公在

母爲孤存身未死姑因嫂節老空樓萱堦花泣百年  
淚漆室人含萬古愁寂寂風侵機杼冷陰陰月暗鏡  
臺秋從來多少冠裳客曾似沂陽婦女不

送劉蕪涯鄉兄考績北上

春樹蒼蒼春浦晴紅亭黯黯送霓旌留連鳥語憐人  
別在萼楊花共酒傾桃塢雨餘香氣合錦江潮靜痕  
痕明烟浮曉巘噴吮碧霞逐征帆縹緲輕牛渚曲通  
瀛海澤縱峯迥倚秣陵城月高鷗在鏡中宿溪漢橋  
疑天際行牛野分星驚太史燕雲如幕覆神京楓宸  
報政恩波潤椿座稱鷗彩袖輕知已漸隨流水遠離  
愁端與削山平論交每惜松顏落折柳應悲雁序更  
旅病偏因歸客劇夢思祇爲故鄉生送君惟有東風  
淚點點沾巾無限情

送高楓潭少參山東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二月江面氣尙寒石頭城外水漫漫雲連削壁千屏  
合日映離觴兩鑑看近渚晴花香細細傍人風柳絮  
團團聖朝此際求言切補牘還思舊諫官

挽任侍御乃尊

巴國指南思定祖九真遺澤長孫留琴臺薛合乾坤  
老篆水烟橫天地秋寂寂寒雲覆隴樹淒淒疎雨暗  
江樓欲知身後流芳遠今日龍池有豸頭

又代作

生芻廬外悲風鳴一曲哀吟萬古情五友亭閑山樹  
暗三槐堂寂月華明巴人淚落嘉陵水澄野歌連上

家聲

蔡城公先澄縣尹後海內知公身不死南臺伯雨振

送史沱村考績

十月征車辭建業三山霜葉照離杯晴烟千里孤城  
暮寒雁三聲萬壑哀水國暮雲連渭樹郎宮前宿近  
中台阿戎詩禮趨庭後爲道雷門指日開

乃郎嘗從講舉子業

云故

又代作二首

一上離亭幾度愁十年塵夢嘆沉浮悠悠月笛山城  
夕漠漠寒雲江樹秋作客南來俱萬里送君北去獨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四

孤舟他鄉正有思歸興况復征旌出石顛

其二

官閣不傳遷轉報紅亭厭詠送君詩昔乘驄老人猶  
識舊泣珠還今始知征鴈迥隨雲樹沒德星暗逐使  
旌移彤庭久惜南遷客共聽絲綸出鳳池

送大宗伯兩洲王公考績

台斗光芒臨紫極東風行色動江干春歸吳苑晴花  
合天入燕雲曉旆寒禮樂百年開萬國星辰入座肅  
千官彤庭舊識尙書履天下蒼生屬謝安

又代苑翁大司馬送王公

風送老鸞啼禁樹春隨紅旆過江干文昌夜度三台  
近玉劍晴浮五月寒一代雲龍虛鼎席百年禮樂屬  
春官相逢若問留臺客爲道思歸鬢已殘

壽太常汪春谷母七十

南極星臨衡岳動北堂萱映懣湘明漢中瑤軸封仙  
檢塗水梅花照楚城海日蟠桃開壽域天風青鳥下  
蓬瀛金陵江夏隔千里西望白雲無限情

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氊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含春

雨渭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五

秦臺絃歌漫奏別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同門生五十人游臥龍寺

出門已覺精神爽况復陽回宇宙清野樹含烟迷寺

適晴山被雪倚雲明

焦山作 王子約會唐荆川到此

楊子懷人渡洋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地靈人傑天然

巧瞬息神遊萬古間

親筆書刻  
焦山不崖

風送榆錢入戶

三月不知春色暮重門深鎖貫城寒東風錯認王侯

院誤送飛錢落枕單

開築外城二首

萬里河山俱帝業如何謀計只神京備邊自是爭年  
計塞外誰人築五城

其二

病急須從標上治如何緩處用工夫庸醫費盡篋中  
藥待得良醫藥有無

和商中丞獄中生瓜

天意昭殊節犴庭產異瓜可憐成落莫徒自吐英華  
踈蔓牽瑤草幽香雜瑞花蒼生懸望切何事思烟霞

其二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六

久獄半爲家真同故里瓜石藏俱夢幻闐寂亦繁華  
天遺東陵種雲封西域花機心久已息卽此是烟霞  
和商中丞朱葵二首

寂寂朱葵着意栽相投情景自徘徊每因藥露含珠  
泣恐誤傾陽帶曉開踈影風移搖夜月晴烟雲擁覆  
西臺幽香暗度重華殿時有游蜂送雨來

其二

得意葵花斬草栽暫時相對且徘徊百年殊色因誰  
瘦萬古丹心向日開不共羣芳發上苑卻憐異種出  
燕臺老天似惜傾城苦欲借天桃雨露來

再次前韻

檢點紅芳荷雨栽，平分清景共徘徊。醉傾晴日翩躚舞，笑領天風次第開。吟席珠璣超翰苑，星芒彩動天臺。西山不減東山興，佳事還隨花事來。

夏午睡胡敬所年兄見教作此和謝

逐日課程惟有睡，百年勲業本無心。聖君賜我安閑地，好做羲皇世上人。

又

一息若存還報主，萬年不效是吾心。於今祇合昏昏睡，笑殺當時勲業人。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七

又

疎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

賀獄吏孫東渠母壽

付序

予以狂瞽被責下獄，幾歎者屢。賴東渠子左右保護於其間，其不屈權奸、扶持善類、迥出尋常萬萬矣。乃堂家書來，又論東渠加意於予，中間辭語有名公大人所不能道。予感其子之德而嘉其母之賢也。仲秋十二日，適其母初度，因作拙筆以贈之。觀者尚其諒予之



心乎

南極星輝兼嶼動北堂萱映海天明百年花老秋風  
冷千里雲孤暮樹平赤闥生烟迴紫氣青鸞傳詔下  
黃城題詩增我瑋裳恨幾遍停思無限情

送宋司獄致仕

其說山中好甲子百年林下見高人醒初幻寐俱爲  
夢歸去此身方屬君昏夜法星辭帝座秋風行色動  
乾坤西臺多少含冤者一聽離歌淚滿巾

獄中紅苔

寒柝淒淒哀怨絕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八  
紅盡是涓囚冤淚血

朝密途中口吟

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  
士可憐長板見親王聖朝厚德如天地延尉稱平過  
漢唐性癖從來歸視歿此身元自不隨楊

讀易有感

眼底浮雲片片飛吉凶消息只幾希自從會得羲皇  
易始覺前時大半非

九日崑峯賜飲擬和劉靜脩先生九日九飲韻

體

一飲初歌第一歌  
乾坤萬物屬中和  
醉鄉能發天然  
樂况復幽人情興多

其二

二飲停杯歌二歌  
西風短鬢任婆娑  
四時佳興俱堪  
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其三

三飲幽人發浩歌  
百年風月屬予多  
此身不是乾坤  
帶雷我蒼天意若何

其四

四飲須聽第四歌  
傷人休笑醉顏酡  
曾經雪浪翻天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九

湧風落盃中湧起波

其五

五飲起來鼓缶歌  
萬年宇宙一紅螺  
閑中看破盈虛  
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其六

六飲將酬豪興多  
仰天長嘯奈吾何  
片雲忽暗樓頭  
月只欲凌虛一拂摩

其七

七飲相關樂趣多  
風吹萬籟盡笙歌  
區區懷抱俱春  
意笑爾高秋奈我何

其八

八飲自驚酒量過，踈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卻恐醉來語更多。

其九

九飲渾忘披翠篔，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題殘菊

萬樹紅芳帶露殘，獨憐黃菊對霜看。東君不與花爲主，一任西風落砌寒。

見山

代人題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十

雲穿石榻丹書濕，亭枕泉崖白晝閑。樽酒相看渾不厭，知君原自見真山。

其二

萬里風烟何日盡，百年宇宙幾人閑。春來應有桃千樹，休認天台作故山。

其三

市朝自有武陵趣，一息無心一息閑。得意不須登華嶽，樽前卷石亦青山。

其四

雲烟收盡酒巵閒，風靜一簾明月闌。不解紅塵尋遠

壑湯將詩思傍青山

小雪

破窻不奈西風冷况復蕭條一敝裘  
疎雪飄殘憂國淚寒更敲碎貫城愁  
悲歌勞擾慚燕士坐臥渾忘是楚囚  
四海尋家何處是此身灰外更無求

賞功喜作

碎塞城誰問罪深居台閣亦加封  
聖明恩濶同天地不論無功論有功

雪晴

疎狂忘卻一身憂思入蒼生始解愁  
萬事無成憐我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十一

拙百年有恨倩誰收每思北闕開宣室  
羞對西風泣楚囚且喜陰雲薄欲散依稀遙見鳳凰樓

夜感月有懷

鎖合西臺烟務浮孤燈相對夜悠悠  
寒欺草榻涼如洗風捲星河動欲流  
報主獨憐成孟浪論交誰復憶同游  
相知舊月情如許猶自偷穿入氣樓

寒夜和敬所韻

乾坤一草閣宇宙平胸襟宿雨千年淚  
明霞萬古心疎燈暗客夢佳興帶愁吟  
肌骨渾如鐵寒威任爾侵

觀新曆

鳳曆初看小雪時百年甲子只須臾回頭往事渾如  
夢識破塵寰半局碁

大風中鳳洲年兄賜顧言及先寄詩扇未到

陰陰朔氣滿皇州烈烈悲風暗鳳樓吹合凍雲低欲  
暮俄添寒雨更生愁豈緣結襪知廷尉莫以鳴琴問  
楚囚聞說右軍曾遠寄無因珠玉好誰投

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

有序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  
識亦有意氣相爭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  
與不同故耳觀海張子予雖未知其爲何如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人然自子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疎  
詆排以惡其在間有下石肆毒以取悅遂功  
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絕奔走不違  
主張於公議羣聚談論之間雖時俗輩惕以  
重禍不恤也視素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  
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渙而悲其相違之遠  
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  
得行其志乃濫及子等鬪茸者流不使正人  
君子相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絕阻抑之俾離  
其羣而素其居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

以迹各盡其心以求自靖雖終身不相見可  
也否則此言之贈抵貽泛交之譏今日相知  
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  
不覺其發狂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說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溫室  
樹文風先度偃城闈稀微殘月明霜劍密羃孤烟逐  
晚塵野鳥追隨征旆沒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  
沖晴漢南望嵩雲接紫宸避俗祇應求吏隱此行原  
不爲家貧河陽桃李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均醜榻  
謾勞悲冷局熙朝亦自重儒臣心旌搖落懸雙淚守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歿古來天地幾痴人  
劉司獄考滿索詩口古以贈之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閑中檢點案頭  
簿三載平反多少人

至日早醒偶成

夢裏忽聞長樂鐘自驚誤卻上新封覺來月照西窻  
白寂寂析聲雜曉春

族兄東城親家鶴峯獄中賜顧同宿一夜感作

寒燈高照影參差樽酒長吟慰夢思十載交游仍倚  
玉百年骨肉更相知追談雲雨如前日品第親朋異

昔時明月不嫌草榻冷徘徊照我去遲遲

因冷感興

風滿孤城淚滿巾高寒偏傍薄衣人晴烟亦逐陰雲  
冷詩思應隨白髮新歸去此身方屬我愁來何事最  
傷神邊陲戎馬中原盜悵悵羞稱自靖臣

袁商中丞少峯和徐龍灣韻

憂時分外闢何事囚西臺君爲山河灰誰禁梁木摧  
法星仍近月此日獨憐才魂魄心猶壯奸諛骨已灰

其二

夷夏欲交驩書生虛將壇可憐當日獄乃爾借星冠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古

白晝燕山暮紅雲渭水寒他年麟閣上遺像許誰看

其三

燕囚羞對泣梁獄共蕭騷功業半塵土秋風一羽毛  
雲連寇老竹星暗呂虔刀遙憶瀟湘水悠悠咽楚豪

其四

吁嗟成永隔生歿事相關氣節雲霄上勲名宇宙間  
孤魂憂國淚萬古鎖愁顏敵運將衰絕燕然未許攀

微雪有感

都城夜半初飛雪臺省應多祥瑞詩眼底餓夫寒欲  
灰來年總稔濟誰饑

五歲兒入視遣歸不去同宿數夜有感

良知好向孩提看天下無如父子親  
我有乾坤大父母孝情不似爾情真

小兒索子畫騎馬官因索詩隨吟父子問答口  
號

我已困官累爾何又愛官衙前騎馬者  
轟烈萬人看  
懷鶴峯東城因寄

屋梁落月應懷我春草池塘更夢誰  
記得別時懸淚  
眼伴爲笑語怕相思

其二

三賢文集

忠懸卷之三

五

久惜離羣恨見遲誰知相見倍相思  
從今憶弟休憐  
弟又恐別時勝此時

聞有送贈與中官方士而起用者因遣新雪紙

風不應

再入天臺雲浦聞金丹一粒脫凡胎  
逼人嵐氣浮  
亭聞自神仙洞裏來

其二

風捲寒雲落照斜郊原無日不飛沙  
可憐萬里瓊瑤  
雲化作銀杯散宦家

元且



老天留我報君身，惆悵蹉跎又是春。  
幾度丹心連血，嘔數根白髮帶愁新。  
回思往事真堪笑，自幸更生似有神。  
璞在不妨仍泣獻，踟躕無計達楓宸。

元夜獄中自製素紙燈籠獄卒以無文彩索詩  
賦此

楓駝水晶碎，綵聯珠翠浮。  
何如皎皎月，是我大燈球。  
其二

有月何須燭，無雲不怕風。  
借誰竿百尺，光照九天中。  
和鳳洲王年兄詩韻

未酬拚歎恨，虛負再生身。  
和淚原非假，誼書大任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夫

寒收燕谷夕，烟鎖漢宮春。  
擾擾欲投石，君何相問頻。  
立春和平山韻

殘雪禁春亦不遲，晴烟送暖入簾幃。  
香飛別院梅初發，影過新痕日漸移。  
風捲寒雪山隱盡，晴歸庭樹鳥吟詩。  
年來疎懶蒞佳句，欲報瓊瑤媿項斯。

送徐龍灣審錄江南

家落白雲庭半虛，有功此去便何如。  
西窗月滿幽人榻，南國星隨使者車。  
寒歷不堪雲曠夕，秋風尤是葉飛初。  
秣陵故舊如相問，爲道疏狂病未除。

送李東明審錄北直隸

悵望霓旌拂曙暉嗟君此去故人稀南山判草更誰  
易北極恩光伴爾歸晚樹喜承新雨露春風醉舞舊  
斑衣漢廷此日須元禮早促仙舟赴帝闈

苦冷

凍日催寒色狂風送冷塵慢愁衣服薄眼底是陽春

其二

彤雲迷白晝涼落暗風塵宇宙誰知已闔城別有春

其三

寂寂門常掩素衣無銷塵誰吹鄒子律寒谷欲回春

有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七

短鬢娑婆烏布巾分明天地一狂人憂時淚應笙歌  
落報主狂希宇宙新邊鄙共傳知有我孤危不歎豈  
無神寥寥助業將蓬鬢虛負當年獻納臣

和趙兵馬海壑韻

殘翫零落又經年盡日悽然掩淚眠啼鳥似憐人寂  
寂空樓獨對月娟娟歿生浪寄乾坤外勲業虛思太  
嶽顛還草萬言書欲上踟躕何處是堯天

題鄧劍泉茂寒松栢卷

君去霜臺無御史君來秋省有刑官百年節操惟松  
栢休負當時舊歲寒

松栢雖歲寒不凋然色視春夏則少異矣及至春夏欣然蒼翠若與桃李爭芬芳者視歲寒時又異焉不知歲寒之色爲本色耶春夏之色爲本色耶則松栢者固隨時異矣然則吾人之操當出乎松栢之上可也劍泉山立之操故常變合一松栢惡足以擬之耶

送張對溪之任廬州

我期玄素回天力何事赤符此日行幾度爲親焚諫草百僚忌爾著時名鶻啼秦樹晴烟暮旌拂廬雲曙色明若遇超然同志問爲言終不負平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六

次梅軒韻

有以夾竹桃花餽予者梅軒詩贈隨吟謝之

一點丹心一點忠竹花難入萬花叢年來不見青松友獨喜晴梅相映紅

陳平山鵲噪詩以此答之

惡事先傳應早避喜來不報亦何傷平生最愛鵲聲好野鵲母勞噪夕陽

又

屢示災癘塞口不言少見解嘲上表爭賀鵲之類也有愧老鵲多美

好音惟恐隔深樹一聽惡聲共彈羅啼鳥亦知隨世變鵲鳴何少鵲何多

因前作諭鵲鵲三首

宇宙到頭俱夢幻，生人何必歎雲泥。疎狂見慣榮枯事，焉鴉從今俱慢啼。

其二

可厭老鴉常折翅，依人喜鵲亦空啼。長安公子多飛彈，且向雲山深樹棲。

東岡 又代作

常璋才子長安客，厭見漳水東流不復回。最愛城東翠嶽山岡起，寂寂空谷絕塵埃。翠藹林澗非一狀，懸崖削壁列屏障。奔騰萬馬下天空，俯懷萬寶息雲帳。鬱蒼竹樹半晴陰，古洞薜蘿相背向。危峯曉掛扶桑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九

雲礪壑松風日夕聞，冥冥雲封羣嶼暗。細瀾泉流百道分，晴月映辭壁。岩花醉夕曛，上有千歲不消之冰。雪下有烟霞萬頃之氤氳。君生鍾此岡之秀，下應嶽神上應玄宿。陟頂雄觀宇宙間，目隘八極如區囿。君不見西周岡上鳳凰鳴，至今千載流芳聲。又不見南陽岡上臥龍起，興復漢祚垂青史。羨君青瑣舊知名，十年已償林泉盟。如今胡虜正縱橫，漢家能有幾千城。勸君早展籌邊畧，休殫區區山水情。

苦陰雨

雲黯黯兮鬱愁結，雷隱隱兮哀怨絕。雨潛潛兮血淚

下水冷冷兮悲聲咽鳥亂啼兮憐人苦花零落兮誰  
是主欲深入兮無永穴欲高飛兮無翰羽攔胸問心  
心轉迷仰面呼天天不語混宇宙兮不分藹烟霧兮  
氤氳西風起兮天霽掛遠樹兮夕曛聚還散兮暮雲  
平晦復明兮日初晴何時回怒兮天王聖明

題梅軒

江南有梅不見雪冀北雪多梅花稀惟有中州風土  
好梅花雪花相映暉孤根深托雲石裏天與清香豈  
偶爾不向春光藉艷陽寧隨上苑爭桃李者幹雪鋪  
翻助清層冰萬丈影涵明幽姿皎皎塵埃絕琴瑟逼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人冷氣生萬樹叢中呈淡粧百花頭上吐寒芳倚然  
遠嶠輕風起吹落乾坤草木香一枝潔素羞粉白娟  
娟月姬著新裳一枝黃萼梁園發攢金綴栗色微茫  
一枝朱英丹換骨錯認天桃帶淺霜一枝紫蕤薔初  
破曉霞飛落斜衣傍一枝同心並頭開晴沙酣睡雙  
鴛鴦疎影籠月瘦骨插天勁稍穿石枯隙藏烟鶯蝶  
不相識風雨更嬌妍冰葩凍蒂應難落一任淒涼羌  
管弄前川古瘦清香原大始品題羣花更無比一段  
幽閒慳自知豈容凡眼窺紅紫羨君孤梗迥絕俗梅  
花知人人如玉得意移來軒後栽松竹交映愜衷曲

樽酒相看花解語似促早上金門去商家正須和羹  
材林爲花神滯野墅花落結實調鼎春烹來端可薦  
楓宸惟願分種千萬山以解蒼生萬斛之渴塵

臨刑詩二首

潛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又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自著年譜

予家原口对小興州人國初以州常被 患盡徙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州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入樂安里籍居城東北河照村世業耕讀補縣學生員者代不乏人然止于教官而已及今則子孫蕃衍至百餘人人才以漸而盛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卽予同母兄次繼美子庶兄父妾陳氏所出其三卽不肖也父娶母曹氏本縣民人曹忠室女生予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卜者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首身股三停必不凡也高門閭大宗族在是子矣丁丑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抱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爲壽星頭庚辰年五歲父妾陳氏有寵而始母甚失所舅曹安白之於官親戚知父妾之惡同居必加害於母也遂共議父與母各居矣將家產分爲三父及庶母庶兄取其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辛巳年六歲嫂感於庶母之唆兄感於嫂之言兄與母又各居矣將產分爲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姊三人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禦

身任之矣時予亦年一小取承隨母居見者  
爲之歎息流涕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等  
疾親戚勸兒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文携展  
母避之他所蓋懼予舅告也至兩月餘親戚勸講始  
歸時予日夜惟哭泣日則諸姊引携夜則隨兒同寢  
其狼狽孤苦良爲至極癸未年八歲夏卽善牧牛或  
宿於場園或宿於瓜舖雖家人不之知久亦不甚急  
也至秋有老儒沈姓諱秀者在里塾發蒙教諸生予  
每竊往觀之見諸生揖容之美聞吟誦之聲心甚愛  
之歸而告於兄欲從讀書兄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年幼能牧牛乃不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入里塾  
從師矣凡所受書四五過卽能成誦從學四五日後  
卽能對句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衆  
不能對問及予卽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兒將來  
必進士矣甲申年九歲四月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  
間兄以牧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柰何不  
勤謹卽分居汝當餓死矣蓋亦戲而恐之也予曰分  
亦何妨兄乃分子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乃  
早起自作飯食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門  
封鎖乘驢出牧牛間亦如之鄉人俱爲之流涕見



亦佯爲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勸  
之分居卽能理料家事如此於是又合於冬十月農  
事畢又從塾師肄業矣

乙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牧牛俱如昔學課對  
句父母退食及客至必命對對輒稱善一日客至無  
酒沽於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主子卽對云有兒爲  
臣此客乃父表弟陰陽官辛體元也客歎賞不置  
由此鍾愛之而庶母意亦稍稍敬矣

丙戌年十一歲春沈師辭歸家乃從族伯細讀是夏  
父恐其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細問聞見不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五

廣遂囑兄送本縣從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少有進  
九月終父得反胃病遂召至家日夜問安侍養十月  
母始葬十一月初八日亥時父捐館時柩在室本縣  
拘兄作收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收納記算  
冊西點查俱不錯誤

丁亥年十二歲春夏秋兄與庶母爭家財致訟子惟  
務農至秋乃遂於定與縣東江村表兄王監生家  
寄食從劉先生簡齊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鄉先生諱宸城  
後發甲辰進士復  
延建府南道御史一日師出予與諸生作布障

戰之戲師偶來景皆藏匿師叮跪出對云藏形匿影  
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對也自此  
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於別鄉子途  
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書經師能記書而不善作文  
自此又耽延歲月矣

己丑年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陰  
師學陰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也與其子陰標號  
豫庵

後登辛  
丑進士

同筆硯乃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陰師棄學業專

肆力於置產講解之功日疎所同遊者又皆富室子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七

弟日惟嬉戲予既解師傅之嚴憚又爲諸友分擾學  
業無甚進益三年之間止講論語二冊兄促子別學  
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庶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乃  
將四書自讀看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粗讀看一過  
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充縣學生員提  
學公江甯王石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句禮記江  
樽杯飲二句論天地變化草木蕃同案者十五人子  
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師學十月初乃與同庠王諱  
世雄號奕山約共力親爨讀書於社學所居房三間

前後無門又乏炭柴坑蕪嘗起永霜而寒若極矣時  
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城忠愛許龍川澄陰南峰  
邢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歲春夏仍回奕山兄讀書社學秋奉縣  
貢十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寧國寺李端  
介有道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困楮加厚予遂從學  
復治書經一見師便竒之出然非歟題命爲文蓋寓  
相傳之意也予文甚爲所稱許自是日日講究不懈  
矣是年冬十月娶胡村張公諱景次女爲妻先時鄉  
人見子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子曰富室之幼女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景者予兄之叔丈也家以  
耕織爲業家不甚富其行誼爲鄉里所重又聞其女  
長而甚賢竊喜其與嫂旣爲姊妹其爲妯娌必和逢  
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苦殆不可言時居僧人佛永  
房予無僮僕僧無徒弟僧嘗念經於外予自操井竈  
之勞秣桿五根剖開可以熟飯冬自汲水手與筒束  
住至房口咽化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讀書月下夜  
無衾腥肚常凍轉起而逃室疾走始愈其苦蓋難言

其一

乙未年二十歲而教旣勤予資性頗高而用方又銳

一年之間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門嘗私語於  
予曰我與汝今日爲師徒後日可爲同年矣乃於城  
外築書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子業焉

丙申年二十一歲新春師偶得癰瘡病予日侍湯藥  
百里之外請醫既無脚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餓潛  
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能起噫  
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庠友李鶴  
峰九臯及奕山會文於寧國寺上房條約甚密且相  
摩爲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至五月間陰雲樵養晦  
等會文於午方村關王廟予三人步行往赴會焉此

三賢文集

患愁卷之三

三

會亦甚嚴密甚有進益至七月間提學湖廣朱公兩  
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散陰雲樵會  
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已同也予遂自  
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卽寄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  
園甚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二十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取考  
科舉內二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  
二其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有學力  
才識過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名秩試落  
第兄不令往東牛會乃令在家教其二姪

戊戌年二十三歲以家中常有農事相及乃引舍姪  
復居縣寺佛承僧房夏天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  
卽亾去見遣人促子及舍姪歸子曰如子去則此僧  
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見又遣人促曰如相染毋家  
歸也子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寧忍乎如子相染  
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舍姪歸子爲之親供飲  
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  
矣信到子卽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  
一人近子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子親  
事三人而不能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云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十一

己亥年二十四歲時兄以舍姪常思家且供給不便  
遂令肄業於家子乃築草團瓢於西園肄業其中

庚子年二十五歲春提學寧夏黃公南渠考科舉子  
居第三時兄與本村富民訟于府兄屈賄不勝困於  
獄子曰兄負屈如此尙焉應試爲哉賸各上司因築  
城之役俱駐於沙河子卽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拒子  
曰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  
得白畢卽赴試乃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官內方李  
方泉房考莆田林爽泉諱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

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闕飄秋同年  
孫聯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曰舉人坐監歷  
事可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兄曰若此則負累吾矣  
吾有子而多將來何以度日乃議析居子決意不肯  
至九月間四姊夫遭不幸事繫獄河間子往探之兄  
乘不在乃自析之分穀八石於子房子歸不得已各  
居焉是冬入北監

壬寅年二十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  
事因先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  
生冬徙居於縣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九

癸卯年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子置酒要兄之外  
父及子之外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間子起而言曰  
初兄與子析居謂子坐監費多敗壞家事耳今子坐  
監歸而農事所得更豐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  
俱踊躍稱贊以爲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允之蓋此  
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  
兄納爲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初  
課予以文遠大奇之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子  
遂備束脩授業

己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尚在京從少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張

龍湖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子野公也殿試中二甲

第十一名未開榜先鄭子野兩次差人報子中第一

甲蓋大學士夏公以子策多傷時語不敢進呈耳觀

工部政六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七月歸家九

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十月到任考功司郎中鄭

公淡泉諱曉時稱為水鑑一見而奇之退而謂諸僚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未可言也遂甚相愛日

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今典故焉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沱村陞予乃署司印

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乃立為章程投到則嚴

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考選則

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闇弊凡以往弊端俱為之一

洗吏無不服而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是年專肄力

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初二日午時第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范洛諱邦奇為南京兵部

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之學而律呂爲精子遂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矣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事口說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諧然後爲是遂自置斧鋸刀鑽鐫桐竹易絲漆先自製管管和矣製琴琴和矣製瑟瑟和矣製簫笙埙篪之類無不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師甚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舍子其誰歟一日師謂予曰吾欲汝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何如子有難色

三賢文集

思愍卷之三

三

師曰固知此是難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况今有度數可考乎子之資性甚高試精思之子退而欲製漫無可據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于堂上予拜之案下設金鍾一舜命予曰此黃鍾也子可擊之取鍾連擊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燃燈取竹與鋸鑽至明而成管六至已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刻志樂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乎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時翰林呂子巾石福建監生吳憲江西教官黃積慶俱用心於樂皆與予相講然呂巾石知樂之理而自不解作樂終涉於渺茫吳



監生粗知樂數而不足以語精微之蘊黃教官又執於三寸九分之管爲黃鍾迷而不悟可與言樂者鮮矣

庚戌年三十五歲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曰子之樂巴八九分子之才不止於樂而已也可効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侯子退閒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俱各知其粗時本部考功郎中何吉陽殿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册石塗子任齋劉子蘇滉爲五日之會會則講論終日子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語

三賢文集

忠懇卷之三

三

進道矣故予死生利害義利之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魯犯京師南都擬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足能爲國一行乎予曰弟雖不才然君父之難何敢辭也旣而魯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懋而守嚴儒行古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末句蓋謂予粗知兵欲吏部用之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山山東路乃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太山至極頂因題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爲天下惟泰山爲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

所謂高者特高於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是而悟學之無止法矣余有詩文數首不及記十一月歸至家先時兄與叔大不相和予至家兄不欲其往拜予曰父已死惟一叔耳三年之別如何不見在南京時與叔做送終衣一套兄不欲其與予曰特爲叔做人皆知之叔來日不多卒與之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爲次男聘李鶴峰兄第五女先是有媒舉與顯宦爲親者予私爲厚者曰彼富而我貧門戶不相對素不甚相厚志不相孚遂不敢許鶴峰者幼年同窗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已同遂結親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焉二月買妾槐氏遂赴京考滿投文日卽陞兵部車駕司員外予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爲已任况此時鹵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兵事掃除大魯豈意一人兵部之後見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尙可爲哉卽欲疏陳其不可然方議遣予行遂不敢乃草開市稿候命下卽上大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旣已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荅愛子入質二欲盡還擄去人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荅承管四欲平其馬價分爲三等

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  
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  
決不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  
皇上連三閱卽勅曰繼盛之言是也乃下閣臣擬  
票閣臣聞上旨票語甚溫而成寧侯仇鸞有揭帖進  
皇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本禮  
部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成  
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老  
亦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共以爲馬  
市必可開雖徐公亦中懼之不敢異會議本上遂下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予錦衣獄授一搜獻一百獻夾一夾後命下降予陝  
西臨洮府狄道縣典史未到狄道時其上司僚友俱  
以予爲剛介性氣之士或不可相處各懷疑畏之心  
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數日後各喜而相  
謂曰初以爲先生難處不意今乃平易守禮可親可  
愛如此予乃曰素位而行君子之常居官如戲場時  
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自是相與甚密先是謫官多  
靜坐不理縣事縣尹平定州李魚泉亦相愛不忍以  
瑣事相干予乃請曰豈有日食祿而不事事者耶凡  
有事可以代勞者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予盡

心爲之俱有條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  
月餘府縣學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起  
味將門生贊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  
傳以爲老子飛昇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  
云乃於上蓋書院一區前三間爲揖見之所中五間  
爲講堂又後高處蓋殿三間爲道統祠上九位爲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爲周公右爲孔  
子兩壁側則顏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宋  
周程張朱元許衡劉靜修明薛文清也狄道多西番  
回子俱習番經不讀儒書聘教讀二人於圓通寺設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五

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至三月後各生俱知  
揖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質可進者三十餘人各  
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教舉忻然相謂曰楊公  
來何遲也又此處山木去城近柴甚賤邇來則去城  
幾二百里柴漸貴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有煤山一  
區開者屢爲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  
木煤則則失利予往卽開百姓便焉城西一帶俱圍  
圃種蔬菜先年借洮水灌溉甚有大利歲久淤塞園  
圃漸廢予乃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  
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官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

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於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反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爲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規避於其間者民間之地有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乃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價則賣予所乘之馬及所得俸銀并妻首飾也諸生分種一千畝有井田之餘意其一于畝則佃種於人將所收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荒各生分用也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旣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禮佛近僧雖士夫不免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爲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買買褐蓋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人買褐予乃拘其差人收其牌票欲爲之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

禍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一舉亦知非明  
哲之爲蓋欲爲百姓興利除害故雖叢怨冒罪亦有  
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被殘虐易於感化故予在  
任則謳歌滿道去任則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  
餘人孔子所謂蠻貊之邦行者信其然歟

壬子年三十七歲四月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  
十一日得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濱  
海俗甚強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  
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之陞報至矣其興  
學校開荒田修武備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七

數事平日之欲爲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  
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離諸城二十日到  
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卽有北刑部湖廣司員外之報  
十一月初四日憑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又  
有調兵部武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卽圖歸家以勅  
命事焚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  
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尙何以有身  
爲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秉燭靜坐至四鼓妻  
問其故予曰荷國厚恩欲思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  
處妻曰奸臣嚴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國耶當此之

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報國之本又  
思起南都日食之變之議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  
學士嚴嵩稿成悉過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  
京乃由別路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膾真本初二日齋至端門方  
欲進聞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卽趨出日快快不  
得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本上二十  
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俱斷予曰鬼  
神在上尙用刑哉乃先獻一百獻問所以主使之入  
予曰當此時之臣奸邪大半皆蒿心腹此事固不可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弔

與之議且盡忠在已豈必待人主使如有人敢主使  
則彼當自爲之矣又何必使人爲哉乃夾一夾將脛  
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二王之故予曰奸臣之誤國  
雖能欺 皇上必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且未冊  
封奸賊必不隄防避忌譬如人家有家人作弊者家  
長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知也滿朝皆嵩之奸  
黨孰敢言彼之過 皇上常不與二王相見此奸賊  
所以敢放肆無忌然止能瞞 皇上一人二王固知  
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 皇上若問二王必肯言彼  
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獻五十二獻又

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子始終不屈乃重打四  
十棍釘肘錄送監至二十二日晚奉旨錦衣衛打一

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比依詐傳親王

令旨律絞監候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

者汪子少泉名宗伊 湖廣人周子松崖名晃四 川人王子繼津名

甯州人少泉則與謀議冒功一節乃其所見松崖則與

知而不見其稿繼津則知其欲爲而不知爲何事上

本後入部交牙牌辭僚友東方知子有此舉各疾讐

遠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尙多畏縮之狀獨

繼津則肝膽相許若親兄弟然予觀其義氣激發情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五

愛懇至遂托云子二子一女一子已聘有妻一子尙

未有一女尙未許人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繼津遂

而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年歲相當

遂許焉自子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皆繼津也其

受打之先王子西石名之誥 湖廣人送蚺蛇膽一塊補入托

校尉苗生者齋酒一壺云可以服蚺蛇膽子曰椒山

自有膽何必蚺蛇哉止飲酒一茶杯彼又云莫怕予

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遂談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

心已有定至打之時乃兩眼觀心舌挂上膠牙齒緊

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蓋一呼叫則氣亂氣亂則血



人心必死方打四五棍時心受疼不過若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己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甚痛謂之神助或其然歟打畢校尉卽推入包袱擡出至門外則家人以門扇擡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江西李天榮者遂革去門扇將藥餌諸物一皆阻住予兩腿腫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努掙足不履地而行入獄提牢則浙江奸黨劉檣也舊規官繫獄則有官監劉檣乃卽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瘡旣上衝爲強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單

走所努動方依牆而立忽兩耳響一聲不能聽人言兩目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死矣遂昏不醒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然至三更始甦噫忽然而灰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灰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心不能忍又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而銳者將竹筯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拴繫以尖放瘡上用鼓錘打筯入內五六分爲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

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  
十數碗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  
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頭未至地以故  
不能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  
香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潰將皮  
刮去內肉流于地如稀糊止顯坑長五寸濶三寸淡  
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侯冕送藥敷之  
又內侍趙用送藥服之劉欝禁繫甚嚴內外不通外  
面人傳已灰四日矣家人甚忙亂至二十七日張弘  
齋重差人入視知予不灰家人尙不信予托獄吏新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聖

城縣盧世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爲信又左手寫出帖

去家人始知予不灰方勅下刑部擬罪時山東司郎

中同年史觀吾

名朝賓  
福建人

欲從輕議而尙書何鰲乃嵩

之門生侍郎王學益乃嵩子世蕃兒女親家聽嵩主

使遂擬此罪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

降官矣刑帖到司獄司卽下老監日夜籠柳與衆囚

爲伍歿屍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八右腿已長肉

左腿皮未割去遂潰腫如小窰毒氣上攻口舌生瘡

不能飲食勢已危矣夜夢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

小盒內捧藥一丸遂以湯親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

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尖打之連數十下不見膿血  
予曰此瘡潰已深非瓦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先用  
針線將腿皮穿透擬起乃將刀刺入約一寸深周圍  
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盡方予割肉時獄卒持燈手  
戰至將墜地乃曰關公割骨療毒猶藉於人不似老  
爺自割者當時約四五碗其內毒始脫矣日每以布  
數十片拭膿每布約二尺每日此布輪用膿可濕兩  
次每日則膿可流二三碗矣白初瘡至愈膿豈止六  
七十碗而已哉十六日右腿垂筋二條如簪粗一頭  
已斷一頭尙在腿上予亦割之二十八日提牢官丘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望

洲峰

名秉文  
福建人

乃獨仗公義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幸

脫籠柙九月朝審予帶長板扭錄出門觀者如堵爭  
欲一見顏色至擁塞不能行入朝坐西廊下內臣圍  
予觀者以千數有餽飲食者有送銀錢者予俱卻不  
受內臣益鼓舞稱贊而罵嚴嵩老賊者以萬數審時  
爲首報筆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衆判以此律  
情真奏請題奉欽依着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間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爲伍四  
月二十六日遂染瘟疫時刑部醫官羅廷瑞江西人  
進予發汗藥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俱依彼

服遂昏不省人事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天祐此官  
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士後方出姓無恥小人又斷  
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幸五月提牢官乃

浙江應養虛

諱明德海寧人

乃親檢湯藥視飲食十四日方

出汗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是月二十六日養虛  
乃說堂出予老監遷於外庫居處則甚傾方養虛遷  
予時唐軟輩皆惕以重禍彼乃毅然爲之其人品可

知矣九月朝審乃福建李默爲首也仍判以情真題  
奉欽依又如前監候是冬巡撫艾居麓

名希淳陝西米脂縣人

管馬御史徐紳

南直隸建德縣人

知府趙忻

陝西藍屋縣人

共處置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聖

銀二百餘兩爲子買地三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始用媒約與繼津

結親九月朝審復議情真奏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

總督因倭寇失事 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

之經用厚賄買免嵩費銀二萬及諸奸黨欲爲彼出

脫者判與予同奏本請意以予乃 皇上心所繫念

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曰嵩知經爲 皇上所必殺

欲因以及予也奏上 皇上一見經名旨意遂云依

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平昔予同志輩若王繼津

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山孫聯泉應養

虛李鶴峰諸公爲予奔走救解鳳洲爲余畫策以司業王材者渠門生也見之謀欲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蒿初亦迫公論欲上疏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胡植太僕少卿鄒懋卿在旁曰此何用上繼盛負海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繼盛出而佐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率諸孫復跪而泣曰爺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爲繼盛魚肉矣賊卽變色乃詭言卜不吉王材爭之曰繼盛之歿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爲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余余付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四

之一笑夫余歿豈係嵩母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輩惡名耳故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箕收藏以爲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軀牀書也先忠愍公將赴義之先一夕所著年譜授不肖應尾蓋十二年而賴今上仁聖採用事大臣議贈先公太常寺少卿賜祭子應尾爲國子生尋用給事中言賜今諡又用御史言賜祠額曰旌忠不肖乃始敢改蓋欲乞諡銘於

致政少師元相華亭徐公而假年家太倉王君之

狀以爲先容謹刻此譜如左隆慶二年冬十月不

肖男楊應尾泣血百拜識

楊忠愍公赴義前夕遺筆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畢



容城忠愍楊先生文集卷之四

附錄

行狀

吳郡王世貞撰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 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二世爲公王父青生封兵部公富爲公文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一

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望塋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輒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爲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寇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透屋行且溫誦目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河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

甚同舍生俱亡夫公獨曰吾去僧誰爲治湯藥者乃  
吾友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  
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  
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氏  
子公旣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  
苦其衡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  
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  
可則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入石穀廢著居曰母溷乃  
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遊  
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二

事歸爲酒名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黜而從廢  
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  
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  
可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輪邊獲散官緞曰  
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  
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  
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  
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  
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爲公語古今成敗得  
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



封掌諸郡邑吏八肆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爲嚴  
登藉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母得假手上  
下翕然稱服公旣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調章久而厭  
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尙書韓公六儒公  
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  
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  
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助箎  
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枝更進  
是乎居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  
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腹者三日夢大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三

三

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醜  
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  
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  
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旣歸老語  
公樂不止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  
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  
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賣聲  
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  
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奪大舉躡京師而  
南南中議發兵入授嘆嗒當住者公奮曰主辱臣死

卽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魯退之明年  
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  
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  
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卽遷爲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  
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魯魯請  
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  
公乃上疏條論其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  
和親別名也魯踐躡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  
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四  
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  
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  
大洋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  
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魯今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  
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旣久無故以和弛之使  
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  
矣往者邊臣私通魯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  
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魯之門其不  
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

謂縣官惰而奉魯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  
漸其不可者七矣魯昨淡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  
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  
有人乎長胡鹵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夸狡詐  
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  
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  
市卑卽入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旣無所攝問之  
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  
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魯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  
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 馬少而我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  
可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  
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夸至無饜也至無玩也  
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  
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  
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  
安育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  
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魯益大矣  
此三謬也曰魯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  
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

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詳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  
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  
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  
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  
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魯之重勢內迫國家之  
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魯之重勢則務  
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  
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  
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  
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懸俺答之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六

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  
臣議咸唯唯侯鸞怵憤曰豎子目不知魯宜其易之  
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託公持  
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  
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  
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  
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  
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卽監司以難繼猶豫者  
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  
爲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捐

俸祿益之束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  
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  
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爲  
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  
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酒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  
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  
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  
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  
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  
讀矣邑故有煤山生蕃制之不能闕而仰給薪於二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七

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  
公卽須吾窮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  
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  
無責褐也責褐卽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  
尉爲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爲  
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  
西夫子而魯數敗約人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  
大讐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卽遷  
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  
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

刺骨而善公筴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  
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  
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  
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  
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歎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  
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  
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  
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  
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  
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  
三賢文集 忠惑卷之四 八  
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  
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處逆鸞之  
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  
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  
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  
在外之賊惟夸魯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  
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  
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鹵之先且嵩之罪惡貫  
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  
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

又善爲撻飭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  
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  
爲嵩者乃曰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  
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  
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  
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  
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  
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九

恐怠且孤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  
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  
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 陛下陳之我 太祖

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  
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章故載諸祖訓有曰以  
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  
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  
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

事凡府部 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值房百官  
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

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 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卽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

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己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咸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十

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

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爲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盡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



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  
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  
而票擬屢更數手續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  
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  
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  
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八封  
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  
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  
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  
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十一

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壘  
斷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  
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  
巡按朋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  
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  
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  
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  
嚴鵠皆世蕃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  
軍卽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  
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人爲工部尙書陳圭托疾

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  
私黨此偏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  
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  
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  
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  
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竊伺之時使嵩

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

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

三賢文集

忠懸卷之四

七

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騰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  
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  
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

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

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

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

耳是勾昔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

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

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胡鹵犯內地深

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尙書丁

汝襲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  
敗於京不可掩也且一飽自退耳故汝襲傳令不戰  
及 陛下逮洽汝襲求救于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  
密疏保若及汝襲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  
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襲也此  
國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  
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  
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  
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  
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  
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  
縱言不當 陛下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  
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  
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  
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  
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  
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  
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

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  
賄於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  
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  
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湖魯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  
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  
變至嵩爲輔臣諂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慝勲者貪  
如盜蹠而亦薦用奔兢疎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  
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七  
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  
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  
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  
好諛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  
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  
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  
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陛  
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  
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

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  
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  
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  
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陛  
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  
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  
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  
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事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  
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據  
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旣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  
世蕃將厥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之親又豈忍  
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  
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  
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厥衛旣已親矣  
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  
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  
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  
道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餽

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  
無所建白卽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  
之效又如彼以敵科道諂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  
敢忤于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  
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  
亦可懼也嵩又令予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  
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讖或結爲兄弟或招  
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爲  
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爲  
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六

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  
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  
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  
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  
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  
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  
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  
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  
之臣覲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 陛下以再生  
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

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  
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  
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

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  
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  
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旣去豪傑必出賞罰旣  
明軍威自振夸魯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  
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  
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憊而相嵩方以  
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七

對曰非二王疇不懼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  
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蚬蛇膽謂服之可以禦  
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蚬蛇爲卻之第飲一卮酒畢  
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內畏嵩屏  
去樂食公碎羹碗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  
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  
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  
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  
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僂之耶將奈國體  
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

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柩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齒齷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卽齷齷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爲公居閒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植鄴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六

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後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葢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



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爲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奸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于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于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杲女婉嫕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卽應尾太學生娶教諭李君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遜女王君蓋爲兵部時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九

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今其人在不重悔恣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廝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溲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卽歿且不瞑甌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爲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

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爲著狀而淚泫滂流弗已至於  
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  
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  
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如右

墓誌銘

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  
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  
極遡觀化源謂公夙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  
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  
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主在國逢難云初公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十一

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  
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  
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  
軍仇鸞驕然心憚魯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夸爲馬  
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  
五鸞因詆公橈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  
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  
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  
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  
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

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其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質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蝻蛇膽蟬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莫畏禍莫敢脫公公乃自破齏碗刺公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大爐丹心照萬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捩腕張眉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辭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旣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同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

奔走絕塞間稍稍徵川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祿祿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叅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旣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

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斤逐嗚呼後之欲  
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  
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  
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  
日卒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  
晉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子時爲祭酒奇公文  
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  
鄙而聽之故子與公相知淡公歿子悲之倍於衆數  
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設望於恩卹之及去年  
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 月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日應尾應箕改葬公定興縣東引村之原奉藩叅君  
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  
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爲銘譜及  
藩叅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  
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歿殉人心爲憤地爲  
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  
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  
爲世鏡

勅賜旌忠祠碑

僊居吳時來撰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錄諸直諫臣生者叙用死者

贈官祭葬錄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  
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  
爲國子生薄海以內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  
悲酸以爲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  
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  
之志卹其遺忠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  
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  
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  
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  
出庫金一百二十兩昇容城縣立祠旣給事中陳君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璜以謚請則詔賜謚其曰忠愍旣巡按御史郝公杰  
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  
忠也其誦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  
訕商賈暨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爲公者夫亦至矣  
書曰表厥里宅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  
以月日奉公主卽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

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記公哉當公之抗疏  
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勻陳君珊  
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  
杖屨歿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如是

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  
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  
有持獄者其母亟試而舉爲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  
之甘心于公甯慮遺忠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  
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霽霑海內卽不  
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問者以百計其死  
杖下老成所者踵相接蓋已消沮無纖悉氣矣乃太  
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強諫起至於宜春  
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  
志盡詞不遺徐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在天爲日月風雷雨雪在地爲江河嶽鎮生則爲人  
則爲忠爲孝爲盛德爲大業死則爲明神薄日月激  
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爲爲之誰爲  
止之公卽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  
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  
呼余甚漸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  
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  
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尙存則視公  
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予甚慚乎公  
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自首余甚懼焉余甚懼

焉公少也孤卽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  
華亭徐公學乃文遂見道旣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  
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  
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掃邊塵時仇鸞怙勢  
爲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爲說謬者五鑿鑿  
據經爲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  
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  
坐夜深不寐乃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  
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  
容卒以嵩旁譖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  
律諸人後概卽命焉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蓋今  
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耀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  
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爲塞開邊大釁人知  
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爲之投種人  
知今天子之能卹公不知危疑之際賴公以發其奸  
爲有功于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茲三偉功厥  
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取諸官帑  
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知府乃  
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



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  
諛得志越厥常國事日非籠賂章逆黨扇禍豐啟疆  
駕言馬市爲國殃公怒衝髮抗厥章中遘憂患謫西  
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  
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懔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  
塗干將天子動色心倘祥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  
飴氣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首何恨恨披依  
五雲册與勝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  
藏以葬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勅何  
輝煌竟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竟七陵旁假翼天路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七

景雲翔逝如驚電掣天荒此驪之人徒偃偃公歸不  
歸歸有龐儻獨有靈來清揚聞其風者氣復昌憑人  
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勅賜旌忠祠碑

淮南李春芳撰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臣

郝杰言臣所部保

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

祠哀勸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

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洪縉閱故牘得前都御史

曹公享副使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

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擬

瑄繩鋸中二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爲

疏者翼廡重門甃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  
隴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  
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飯  
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  
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  
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  
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 薄都城方得氣去而  
咸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 通馬市  
以羈 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天

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 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誓  
服狡 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  
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宵索而逆于鸞遂下錦衣  
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起公  
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  
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  
爲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  
夫爲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母使滋禍於是  
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  
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激覈而不浮剴切

而詳白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思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頓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憂者靡爛筆挺慘于鉅鑿瘡癥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齧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勃糾纏于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在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諡忠愍祠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于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靈誅卒戮大薰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

驅昏霾輪迴焱兮左黔雷團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  
恒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  
牙幢載逢千兮與具行青虬兮白翬雲中兮邀嬉厲  
余齟兮上谷滌余鴈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  
悲彭咸參兮萇弘五靈番兮肅然而來下爲民正  
兮終古羗焉窮兮社而稷女

忠愍楊公祠堂記

崇陽汪宗尹撰

夫國于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  
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  
隕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勳幸  
臣仇鸞摘尉狄道亾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  
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  
癸丑歲旦日食上狀寤主卽於歲暮之塗次削草疾  
馳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躡道上行  
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卽舍故  
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爲賀官家欲罪諸靈臺占  
侯郎而同曹主事陳君一松間以耳語余因密請公  
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章至翌後三日公  
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召問二王知之分宜

固挾此爲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嵩目  
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爲覆草以受其燕江  
曹郎冕袖囑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曰嗟乎是可忍也  
余從旁益從與周君謂覆疏如所指獨不爲楊地卽  
國例公論謂何於是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  
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爲民余亦以  
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  
犖閎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竒堪與兵陣諸家書亦  
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亶亶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  
藉令苟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例可立取通顯乃身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  
卒猶賦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  
感于世廟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灰地豈非以奸臣  
柄事羅織成族義難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起至今  
官迺知士所遇有幸有不幸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  
世廟末載罷分宜械其子棄市并藉其家而公以遺  
詔贈貳奉常廕子賜祠額曰旌忠卽童稚至今談者  
猶切齒嚴氏艷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在彼不在此  
亦較然矣至于嚴黨旣盡朝政潔齊迄今並稱熙  
治雖猶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家

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詐著之使世之瞻拜  
祠下亦將有感于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  
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  
王君埏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津賈君仁元各捐金助  
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興行相繼成之云

墓祠碑記

堂邑張鳳翔撰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  
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  
官賜謚子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  
公之寃始白至今皇帝天啟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諭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子者而  
後朝廷所以卹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  
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歛  
噓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召爲少司馬濱行與  
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  
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風公  
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  
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  
舉王敦之殺周伯起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  
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而獨公與武穆至

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孺子皆能誦姓名而  
感憤流泣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  
哉然武穆死來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好  
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尙  
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地獄  
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  
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  
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  
之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薦者  
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  
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  
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歿社稷均賴之非  
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  
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  
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  
以羅織之費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勿言害  
無大于嵩則報無大于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  
弄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  
蓋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檟輩公卽不詞及二王  
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

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是與知公之心哉  
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  
過此事會感激捐軀弘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爲卽小  
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焉世蕃植懋卿諸兇人像貌  
跪仆公之階庭快榜擊以懼奸邪如武穆祠焉則真  
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于千百不死之人小矣當時  
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遶大司寇王公世  
貞比部郎史公朝賓丘公秉文應公明首請錄公忠  
者冢宰楊公博請謚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保定  
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  
三賢文集 忠孝卷之四 五

地爲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  
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  
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  
始竣年月日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  
翼肅然興起則予異曰尙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嗚  
呼號乎以爲厲鳩壯決也笄日以爲明斗洙晰也謂  
忠爲無益井可溲也刺聖之刃還缺折也敦脈血搏  
用自嚙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揆也揮虹以遁蜺靈旗  
揭也曾塗恆悲無穉臺也伊彭咸之故居引村以東  
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重修楊忠愍先生祠記 邑後學孫奇逢撰

楊忠愍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墓門者有二而郡西郭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頽垣不可以妥靈爽唯餘丐監礫處於寒煙烈日中仰止者無所寄其悲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鰲言之意愀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欲修復之魏子得拮据贊其成高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卽深山窮谷賦夫野老無不知之逢又何容贅一辭余惟先生所學隱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觀厥成抑梓里後學者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五

之大幸也乃不辭耄年衰筆而爲之記余嘗思之凡今之仰止者大都曰以忠諫而死先生當日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并誅其逆子惡黨先生之以諫死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觀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記受律呂之學于韓苑洛公邦奇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連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卽此可槩其全體矣夫世之談聖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

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  
于天秩不易之外猶淡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  
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序志  
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  
僅以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  
功然卦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  
則其功豈曰小補云耳哉或曰羨里之厄正欲衍大  
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  
當日一節者耳履虎尾而見咥蹈堅水而遂殞母乃  
非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體貴守其常用貴達

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好尙欲收先生以  
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汨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  
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光木槁澤  
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否泰之會既知其禍敗  
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君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  
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  
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于義命非守常達變之道  
乎先生所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  
合用易陳疇之道乎先生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義  
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顛沛

遷謫番漢難理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於學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耶常公今日復修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慝魏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泯滅之學脈世道人心將終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至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併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圍以磚坊樹以木工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賢長吏與縉紳士庶皆欣然出囊橐以應至始終區畫拮据督理者則魏子一鰲與劉君履昌也朝夕課工收支出入者三賢文集

忠愍卷之四

三

則生員薛立揚鄉耆潘進善也經始於乙巳六月告成於丙午二月例得勒之石云

